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李炎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

地官司徒第二之五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王之社稷之壇壇外有壝不云壇舉外以包内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　鄭氏康成曰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

細也賈疏舉社則稷從之故言社不言稷　孔氏頴達曰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云在壇北大宗伯注云社之主蓋用石

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匠人職左祖右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啚人職社壝用大壘州長祭社專為祈穀則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此惟舉社經傳亦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異壇同壝祭同舉也　大司徒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

稷之壝彼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大司徒掌其制封人主設之為之

存異鄭氏鍔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来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者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以黄是為土示而稷無與焉封人所設之社壝謂此兹所以不立稷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

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公彦曰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是立社稷之壝也都邑謂大都小都家邑等采地

通論鄭氏鍔曰大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壝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　王氏應電曰為畿封以上

佐大司徒也凡封國以下佐小司徒也

令社稷之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賈疏單盡也盡往助祭於州長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案諸有職事於祭祀者小宰令之封人所令其諸守社稷之壇壝以及脩築洒掃之職與此社稷葢通言之疏云助祭於州長其一隅耳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楅音福絼本又作紖特忍反槀古老反炮薄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也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賈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況衡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賈疏水所以洗牲槀所以薦牲歌舞牲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　鄭氏衆曰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賈疏少儀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

肥腯賈疏桓六年左傳隨季梁辭　王氏應電曰設社稷封四疆其專守歌舞牲飾牛牲其兼職

衆詩毛炮胾羹毛炮即所云載燔載烈者也毛炮當屬庖人之事封人亦歌舞之耳注謂以備八珍夫八珍用以養老不用以祭炮豚炮牂需數日而後成豈當日所能辦乎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盟會同之盟賈疏天子親往臨盟　賈氏

公彥曰喪紀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奠賓客飧饔饗食皆有牲牢軍旅則殺牲以饗獻軍吏案軍旅飾牲亦容有類禡之祭　易氏祓曰大盟有載書之牛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正義鄭氏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疏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云五聲合和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釋五聲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　王氏應電曰民間學金鼓者皆鼓人教之軍旅曰和者聽金

鼓以從將命無敢乖逆以干紀律也田役曰正者使其耳目服習無不各止其所也　賈氏公彦曰節聲樂者靁鼓靈鼓路鼓晉鼓是也和軍旅者以鼖鼓鼓軍事是也正田役者以鼛鼓鼓役事是也田獵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大司馬職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將軍執晉鼓之等是也

案王朝祭祀賓客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之小師教鼓與𧯋鼓鎛師掌金奏之鼓可見六鼓皆其

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教為鼓而辯其聲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賈疏下六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案教為鼓者教擊鼓也注云大小之數者謂如建鼓則大應鼙朔鼙之等則小是也大小相間擊之則其輕重緩急多少之間各有度數以要諸音之節會所

謂辯其聲也隨所事而鼓節有不同所謂辯其用也

如投壺之魯鼓薛鼓亦見其一端矣鄭氏鍔乃謂教

韗人為之而王氏應電龔馬夫工師之世守豈待他

人之教哉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

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扶云反鼛音羔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祀祀天神也賈疏案下靈鼓鼓社祭大司樂以靈

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知天神皆用雷鼓也

社祭祭

地示也賈疏社五土之總神地之次祀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亦舉社以表地祇鬼享享宗廟也賈疏大宗伯宗廟有六享禘祫及四時皆是大祭雖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皆用路鼓以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劉氏彝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靈鼓禮地示路鼓禮人鬼按州黨之間有鬼享者其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與因國之無主後者與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賈疏長八尺鞞人文稱大者不對路鼓以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晋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鼛鼓長丈二尺晋鼓長六尺六寸賈疏並鞞人文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賈疏凡作樂先擊鐘故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則是擊鐘後即擊鼓故云以晋鼓鼓金奏編鐘磬師所擊又鐘師擊不編之鐘編與不編皆為金奏晋鼓皆和之注唯

言編鍾但據磬師言之耳　劉氏彝曰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靈鼓禮地示是鼓社祭也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氏鍔曰鼖鼓聲大故以鼓軍事鼛鼓聲緩故以鼓役事

祭祀之樂雷鼓靈鼓路鼓隨所祭之神示鬼而分別用之金奏則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皆鼓之以晉鼓社稷山川四方百物之神皆州黨之所有事也州黨飲射賓出奏陔亦是金奏亦以晉鼓鼓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緜詩鼛鼓弗勝鄭云鼛鼓不能止之此云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起役止役皆用鼛鼓義得相兼耳　易氏祓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鼛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寘氏又用之以鼖猛獸路鼓用於鬼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太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

辨

存疑鄭氏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賈疏雷鼓八面等雖無正文案韗人為臯陶有晉鼓鼖鼓臯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示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示宜八面故注云然

王氏應電曰雷靈二鼓如注說頗難解釋且製造攻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法象雷鼓取法於天靈鼓取法於地或擇其時日如韗人所謂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考不

可強為之說也晉鼓長六尺六寸凡鼓短則聲疾而遠闊戰事貴武猛故以晉鼓鼓其進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錞音淳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賈疏出於漢之大予樂官　馬氏端臨曰國語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錞于振鐸

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疏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此金錞不見故知作樂之時

與鼓相和

鐲鉦也形如小鍾馬氏端臨曰詩鉦人伐鼓國語鼓丁寧說文鐲鉦也盖自

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傚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軍行鳴鐲賈疏彼是公司馬所執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鳴鐃且卻賈疏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司馬振鐸賈疏此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金鈴木舌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兩司馬振鐸軍將以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案四金皆師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大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而進聞

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與大閱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盖必能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　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

秉皆舞者所執　黄氏度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

案以上辨鼓之聲用以教人使並肄之此下言鼓之所用而鼓人所親鼓者亦存焉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明王朝之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葢惟六鄉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報不待言及歲終蜡祭百物而興舞則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禜酺賽或不興舞即有鼓事執事者自能鼓之鼓人不與也中

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黨之鼓事哉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

舞小神若義近山川則用兵舞義近社稷則用帗舞

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二舞而已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鼜七到反杜子春千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

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賈疏警衆預使嚴備旦明五通為發

昫賈疏晨昫之時當發故云發昫動且行也賈疏謂行前向陳時　賈氏公彦曰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擊鼓亦五通與發昫同軍動則據臨陳之時春秋傳一鼓作氣田獵之時必擊鼓象對敵也大司馬職鼓遂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賈疏王擊鼓是聲其大異所以救之春秋傳非日月之眚不鼓賈疏莊二十五

年左傳辭　賈氏公彥曰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自攻責若天子則伐鼓於社　項氏安世曰日食鼓以救之助陽氣也

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喪始崩及窆時也賈疏鄭據大僕職文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司樂掌樂舞而鼓舞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大司徒掌國中鄉遂

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
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事同而職異也
總論王氏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鼓人之所辨自凡
祭祀至亦如之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鼓
人之所詔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暵呼侃反又可旰反注皇書或為翌或為義

正義賈氏公彥曰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已下皆然　鄭氏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暵熱氣旱暵之事謂雩也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鄭氏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耳

案司徒辨山川設社稷正四方興禜雩故四者有事則舞師帥其徒而舞

辨正黄氏度曰四方鄭氏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

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樂師教國子有六舞并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舞師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也　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但

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賈疏舞徒四十人外有野人學舞者皆教之以待其闕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猶作也　易氏袚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此言不興舞謂雖在祀

典而其功不足形容者則不舞

辨正黄氏度曰凡小祭祀不興舞注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

案王所祭固不使舞徒舞然以此推之則王小祭之不興舞亦可見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

賈氏公彦曰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皆使肥盛

蕃息各有毛物五官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諸職擇取純毛物者以共牧人牧人又共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膳夫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亦據將用為言也

案曰阜蕃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六牲而阜蕃之則似量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以見其廣牧以待擇矣

辨正賈氏公彥曰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司農說以

牷為純後鄭不從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黝司農音幽衣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賈疏案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檀弓周尚赤大事用日出據此知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又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知祭地於北郊及社稷為陰祀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　鄭氏衆曰黝讀為幽幽黑也

粢色以毛別曰騂曰黝而又云毛之者既著其大概矣而尤以純一無雜者為上也六牲葢以牛為主若羊則未見有赤者直取其純而已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解陽祀為春夏後鄭不從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故不從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黄不以黝葢陽祀以騂為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

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

存異鄭氏鍔曰祭祀用物或以禮神或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非有牴牾也

案一神也而禮之一牲祀之又一牲無稽之談不可

從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莫江反注故書毀為甈尨作庬杜子春云甈當為毀庬當為尨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四時所常祀賈疏案司服職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時祀亦在四望下故知是山川至百物注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以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杜氏子春曰尨謂雜色不純賈疏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貉用熊席校人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大祝

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馬此云尨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亦據尨中有黃色者不必純也　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賈疏小祝職將事侯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

賈氏公彥曰必用牷物雖不必隨方之色要一牲須色純體完而後用之也　鄭氏鍔曰時祀有常則牷物可預備外祭毀事非常牷或難得不得已而用尨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犧牲毛羽完具也賈疏牷未必純犧犧則兼牷可

知故以完具釋犧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賈疏昭二十二年左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牲不繫謂非時而祭祀者賈疏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王氏安石曰非特共牲又奉其事

粢奉謂奉至祭所也若繫者則充人當奉之此與司徒之奉牛牲司寇之奉犬牲者別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猶官也　王氏昭禹曰羊人犬

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則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牲謂之牛故自享牛求牛至膳羞犒奠之牛皆以牛言之　王氏應電曰政令者凡用為牲牢或以駕車如下文所列

案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官養之以待公用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如字注作樴

正義鄭氏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所以祭者也牛

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芻豢牲之芻

辨正王氏應電曰職人猶言有司謂牧人充人司門

也肆師職亦云頒於職人

存疑鄭氏康成曰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鄭氏鍔曰求索也戴記索祭祝於祊亦謂

繹祭則求牛為索祭之牛明矣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

者謂牧人充人與賈疏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

人繫養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故注兼言牧人充人也

存異劉氏敞曰求讀如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名誥用牲於郊牛二

案春秋每有改卜牛之事則求牛者共之以備改卜與求索也改用牛則索之也經言凡祭祀不專指郊劉說雖巧而實繆注以求為終於義亦闊如祫祭七廟之主用牛多撫繹則牛十有四不能保其無損傷雖不卜而亦多共數牛以備臨時之求似有此理

凡賔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賔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積子賜反食音嗣犒古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賔客之用若司儀職云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賔客若掌客職云殷膳太牢羞進也所進賔之膳燕禮至獻賔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賈疏凡射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天子諸侯之射得有牛者左傳云公當饗故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膳羞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疏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

停置於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醴酒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注云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鄭氏衆曰犒牛犒師之牛　賈氏公彥曰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於廟以速賓射謂大射及與賓客射於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用牛

通論王氏應電曰六畜不言王之膳羞蓋日共有素

所謂唯王不會者與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徬薄浪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同軍旅無言行役謂王行巡狩皆六軍從也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　鄭氏康成曰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　王氏應電曰公任器公家輜重其士

卒輜重則出於司馬法之大車

案牽徬亦牛也重車非一牛所能勝故自駕轅而外又有居其前居其旁者數牛而共輓一車故云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也至人御之而時居其前時居其旁則又經文言外之意玩注可見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劉音護徐音牙簝音老劉魯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疏祭祀殺牲訖即薦爓

薦熟何得更以肉縣於互當是始殺解體未薦時且縣於互待解訖乃薦之 鄭氏衆曰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

正義易氏祓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 賈疏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 三月一時節氣成 賈疏宣二年公羊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大牲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守門者養之　王氏昭禹曰非大祀大祭大享則謂之散祭祀猶非正舞則謂之散舞也　賈氏公彦曰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内而已案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案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享

先王同可知矣司門職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與此經同

餘論王氏詳說曰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牧人兼樵蘇也周官司門養牲是門者兼畜牧也可見先王之世無冗官無廢事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賈疏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士用

毛膟獸謂毛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賈疏充人養牲之官故助持牛紖春秋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賈疏桓六年左傳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展牲為選牲後鄭不從者選牲應屬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繫養乃言展牲明非初選牲也

案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此穀梁傳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告牷以體完而無傷告也碩牲之碩疑當作射豈聲相似而訛與蓋將射而麗於碑

充人當贊之奉牲以告時無所庸充人之贊

通論王氏詳説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為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事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牷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賈疏若黄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之屬 賈氏公彦曰任土即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政令謂因其職事使之賦貢即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也 黄氏度曰待政令待税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税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案授地職即司徒所分地職謂其地所承於王朝之職事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事者授民

以九職間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授者以授鄉遂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使職之非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物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盖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為

廛

正義鄭氏衆曰廛市中城中空地　鄭氏康成曰廛

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
場樊圃謂之園
案民居之區域宅旁亦有空地可種植後鄭與先鄭
之説原可相通唯有種植之所出故可計分數而征
其二十之一也如僅居室而已則何分數之可計乎
後人或以此廛為市廛非也市廛則公家所有司市
掌之廛人征之非可以任者也且市廛為商賈居積
之所雖征之亦有限矣二十而税一假令貲本有萬

緡者取其五百則厲商也不已甚乎　又案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園地則果蓏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即人之心如此　詩所謂疆埸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葱韭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為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

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為場尚可通蓋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為室廬旁之場圃

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賈音古注故書郊或為高杜子春云高讀為郊

正義敖氏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鄭

氏康成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朱子語類問商賈是官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賈田是也 鄭氏衆曰士田者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疏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 賞田者賞賜之田賈疏即夏官司勳賞地一也 杜氏子春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陳氏傅良曰廛里不獨國中有也宅田士田賈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

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不獨遠郊有也舉王城四郊以例其餘耳若泥定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彼官府遍王畿之内倘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賈田為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周官賈人皆在官府史之屬受禄於公家何得更與之田

存疑鄭氏康成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

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案任地皆謂分授其地予人耕之而收其稅非謂食公田之入者也大夫士居官時本有田里有故而去三年内尚不收之况致仕者禄且及其身後則其生時田里如故可知也田里如故何庸别授田乎圭田無征經有明文此稅二十而一則非圭田也諸儒之說參取其長者劉氏敞云士田之士蓋工字之訛亦可備一說　又案自國中以至近郊遠郊載師所任

者在六鄉之餘而閭師主於任民者不與焉故屬載師者則爲九賦司會職九賦令田野之財用大府職九賦以待九式者也屬閭師者則爲九功司會職九功令民職之財用大府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也以爲兩征者固非謂貢即賦者亦未核也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居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之

賈疏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故知天子使吏治之自此以外皆然賈疏甸稍縣都采地所受無多自外皆為公邑二百里三百里其中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賈疏此據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遂人亦監焉賈疏案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采地大都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平方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

取正於是爾　朱子曰鄉地四同六鄉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六遂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公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公邑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公邑在內甸地皆謂之野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案所任甸地亦是六遂之餘鄉遂區域早定而鄉大夫遂大夫以下官長層累相承故無俟載師之任之也自甸以外至稍縣畺皆有公邑以甸無采地故經

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見其餘耳大宰九賦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疏謂舉家稍以表公邑其縣都亦然也此載師所任地蓋亦皆指公邑而言其三等采地則於大司徒造都鄙詳之矣

通論鄭氏康成曰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賈疏方百里為一同同九萬夫故百同為九百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

也賈疏相通謂三家受六夫之地遠郊之内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賈疏遠郊百里内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為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賈疏除山林等三之一其餘得此數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賈疏鄉有萬二千五百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賈疏以相通三家受六夫之瀀計之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賈疏據二十四萬夫除鄉民十五萬夫尚餘九萬夫之地廛里以下九者各以

萬家計之則九萬家受九萬夫之地矣農人相通一家受二夫之地此一家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九者未必各整萬家鄭特舉成數言之耳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賈疏九者半農人二家為一家則九萬為四萬五千家合六鄉七萬五千家為十二萬家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賈疏遂人職夫一廛田百畮餘夫亦如之此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比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不同者彼餘夫是未娶妻此謂已壯夫妻具者也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賈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

以事入而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疏六鄉之民及廛里九者受田於鄉鄉地則盡至於餘夫無田可受則出耕於遂地之中受田在百里之外與六遂餘夫皆在遂地内受田矣 案上言六鄉之民及廛里九者受田於鄉而餘夫又受田於遂疑其難行鄭特以六鄉無地給之強如此說耳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賈疏王畿百同九百萬夫除近郊遠郊四同三十六萬夫餘為此數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案以三分去一計之應餘五百七十六萬夫之地今以十八分之十三為率遂羸四十八萬夫故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

地盖六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則三夫六百畝六遂三等地萊田相通則三夫六百五十畝是遂以外之地較鄉為多適得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數故鄭以城郭宫室涂巷狹少為解耳十八分之十三者即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數也

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

賈疏甸稍縣都之田以六家受十三夫計之則二百八十八萬家受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

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賈疏六遂與六鄉家數相同但六鄉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為公邑也其三百里以外封三等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六遂與六鄉相對故以遂計之然邦畿千里山川雜有非必截然成方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鄭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存疑陸氏佃曰康成以家邑為大夫采地小都為卿采地大都為公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葢有通瀍焉雖卿或在疊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陳氏傅良曰後鄭以為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以為中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攷封建之瀍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凡百

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圻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方千里先王以田制禄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為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之言是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

國者也夫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

案陳氏此論與經職方氏不合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漆本又作桼音七

正義鄭氏衆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　鄭氏康成曰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　賈氏公彦曰園即上場圃任園地廛即上廛里任國中之地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而生非人力所作也

案國中之宅比連稠密旁無空地可以種植故無征園廛雖可種植地窄而施力勞故薄之　又案十一

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稅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周官之三農九穀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安從所謂二十而三與十二者什一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攷蓋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

句二十三字為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莽歆所增竄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為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

者而自康成以来莫之辨正故論之　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税而為十二大上之征於民者粟米出於田布縷出於宅力役出於人此外更無所為税也何雜之有唯關市山澤之征或可稱為雜税然其有無多寡非有定限而豈可以畫地而計之哉他如陳氏傅良薛氏季宣陸氏佃論說紛紛均屬隔閡盖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羣儒皆遷就而為之解耳　園之征二十而一即所

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注以宅之樹疆之瓜當之

疏又謂即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

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

正義鄭氏衆曰宅不毛謂不樹桑麻也賈疏草木為地毛

鄭氏康成曰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税粟賈疏夫三為屋

案經文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三

百步之里方里而井一為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之里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者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小司徒注云夫家猶言男女周禮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孟子謂之夫布　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受宅雖不毛而

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盖九職所不任者若閒民則在九職之中自與此别存疑鄭氏康成曰民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畮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案注分夫家之征為二盖未必然雖云警游惰令亦難行且百畮之税猶屋粟也所云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者近之盖有事則儕於卒伍而並共其役無事亦

令出夫家之布如無布則以粟當之即為旅師之閒粟非既征其夫而又征其家也

以時徵其賦

正義賈氏公彥曰徵賦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

案以時徵其賦明賦之出於任土者如是也載師掌其徵之大灋而已據遂人遂師里宰諸職有令貢賦徵財征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之文則六鄉及公邑有地治之吏分掌徵賦之事可知其斂之則

自近郊逺郊以至甸稍縣畺之地各有司存蓋督趣輸將必於其附近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賦額雖有定而臨時又有變通焉若井地用徹法則直收其公田之入而已

總論魏氏校曰載師因土宜以任其事取其稅而教化在其中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畜許六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及四郊謂自廛里至遠郊六鄉之地是所主數賈疏閭師所主獨其人數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　易氏祓曰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葉氏時曰謂之任者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　鄭氏鍔曰六畜為家之資知其多寡之數然後量其力之所能而任之以事　賈氏公彦曰政令謂賦役

案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者明閭師所任之不周於六鄉也遠郊之内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并其餘以職共王家之貢物者閭師任之廛里場圃宅田士田以至牧田之等以地計者則載師掌之曰以時徵其賦明賦之出於任民者如下文所云也閭師掌其徵之大凟而已其斂之則九穀入於廩人布帛入於典婦功貨物入於玉府内府鳥獸入于膳夫庖

人材物當以入冬官各有司存非閭師所掌也故大府職總之曰以充府庫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則有功有功則有貢故此論貢之

法也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曰任衡以山事者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也九職有臣妾此不及者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 鄭氏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

鄭氏鍔曰山澤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言其貢不得不分也

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而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閭師所任止於

遠郊此嬪婦即典婦功職之嬪婦也以絲枲授之而以時貢其布帛焉故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此非宅里之征而其宅里亦不征之矣農圃工商入者皆然故别為任民之灋而不入載師之掌其物以充府庫而不共九式之常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

正義賈氏公彦曰無職即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

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

案閒民轉移執事是無職之職故使出夫布以當無物之貢所出之布其亦視一夫之征與以其不受田故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七回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

不勉

categories以此推之可見六鄉之民喪祭之禮服物之度皆稟命於閭師而家無殊俗鄉無異政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蕪為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績比戶皆務樹畜不勤於樹畜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

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於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案此一經見有田必耕有宅必樹而蠶績材木具焉又時其雞豚狗彘之畜以共養老祭祀之需孟子所言王政畧備於此此言不畜者不任牧者也不耕者不任農者也不樹者不任圃者也不蠶不績者不任嬪者也不任其所當任故抑之使不得齊於儔人之

禮以耻之養也而教行焉矣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槨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盛其事異故罰亦異

縣師遂師稽其六畜而小司徒所頒比灋六畜必登似乎瑣細及觀不畜者之無牲乃見聖人慮民周詳縝密無所不到　又案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上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

蓋鄉之別設閭師所掌即縣正之職也縣正職之徵即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即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即此職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須田里分職事即此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無職不耕不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可見矣故與縣正職互文以相備也且大司徒職云獄訟與有地治者聽

而斷之則凡親民之吏可以就近剖析隨時解釋者皆包於有地治者之中而不必一一指言之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